

重校
古文辭類纂評註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九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

所謂因時制宜也

提要

策士之言如是

此論甚長

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呂東萊曰。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

卷九

三代之時政教合一而鋼蔽民智其本由

人奮其智家尙其學雖不免短長得失之互見而我國文化之開實基於學者不知

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方望溪曰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此篇及列女傳新序目錄序尤勝淳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

崇文總目

宋王堯臣等撰高誘後漢人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新序劉向所撰

○○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尙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尙其私學者蠡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揚雄氏而止耳按原
集作或可耳
尊揚抑向亦自有識

豈特無明先王之道
方望溪云轉折處機
牙不湊按豈特句
原集無特字

不薄書而存之道
在取之以慎子固本
意如此

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中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王遵岩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各自爲方句

方，術也。言各自爲術，而不能趨於一致。

折衷

折，斷也。衷，當也。史記折衷於夫子。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同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

善惡備列。使之善有所勸。惡有所懲。此向作書之本旨也。

敬之成也由漸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其謂是歟

以家自累顧利冒恥今之蹈此者多矣如此人者方望溪云然去二南之風方望溪云

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璫琥音璫音璫音璫音璫居瑀音瑀音瑀音瑀音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置音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同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采音采苕音苕。以音以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

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岩曰。宋人敍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劉海峯曰。子政胎教之言已足千古。子固更進一層歸之身化。深入理奧而文亦粲然成章。

隋書唐長孫無忌等撰 崇文總目見新序序注 曹大家大家女之尊稱扶風曹世叔妻 頌義列女

傳後之嘉祐 宋仁宗 蘇頌字子容 劉歆向子 藝文志即漢書藝文志 成帝名驚 趙衛趙謂飛燕

未詳按漢書谷永傳趙李從微賤 珩璜璠璣佩玉 關雎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德

專寵李指嬖姦好李平衛字疑作李 二南周南召南也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南周南召南也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 商辛殷王紂也嬖姐己爲炮烙之紂自殺 江漢詩序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 兔置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化也關雎

身不行道二句

見孟

芣苢

詩周南篇名。查列女傳無見此詩者。惟周南之要條有鮒魚類尾四句。乃汝墳篇也。

柏舟

詩邶風篇名。

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列女傳以我心匪石四句爲衛寡夫人之詩。

大車

詩王風篇名。詩序黎侯寓于衛。其臣

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而列女傳以穀則異室四句爲息夫人之詩。

式微

詩邶風篇名。詩序黎侯寓于衛。其臣

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傳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路詩作露。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幹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馬軍謀祭酒。擢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叙幹之爲人

觀於道德之要及求其辭等句。惟昌黎有此神境。

因其書以定其人
不愧文抱質驚行體
道八字

作序之故蓋欲學者
尊而信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褒之恰如其分文筆尤深入顯出諸序中當以此爲冠

潘識

館閣

宋時翰林之稱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貞觀政要書名記唐太宗時事魏志陳壽撰

帝

卽曹北海今山東益都縣東箕山許由隱處在今河南登封縣魏太祖名操上艾長官名上艾縣近井陘關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貫之名師道仲淹仲兄子○○

尙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

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

自掖同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

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音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

想見君明臣良之盛

歸美於君文體宜爾

惜其不獲大用亦文之餘波

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音斜恣睢。呼維切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王遵岩曰沈著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真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出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劉海峯曰子固集序當以此篇爲第一其妙則王遵岩所論盡之

尙書戶部郎中

戶部、隸尙書省、戶部郎中、分左、右曹、掌戶口平準等事

直龍圖閣

掌校勘典籍等事、隸秘書省

世京

字延照

遷進士、官至秘書丞

至和

宋仁宗年號

掖庭

掖、宮舍、名

仁宗

元元、百姓也

奇衰

不正也

士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隸翰林院、掌制誥詔令撰述等事

趙抃

字閱道、西安人、爲御史、舉劾不避權貴、時稱鐵面御史、使成都還、以琴鶴自隨、人稱其清德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鞏祖名致堯、字正臣、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吏部郎中

○○○

刻以西

公所爲書號仙島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

在五
代時
文學
已能
拔俗

總提一段引起下文
文亦宛轉流利所謂
氣不迫晦者指此

大姚云切論大臣者
向文簡也宋史本傳
言致堯抗疏自陳臣
言丞相某事未效不
敢受章絳之賜詞旨
狂躁荆公爲致堯莫
誌亦載此事

不冒財利不陳符瑞
特舉其大者而言

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
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
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
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
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
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
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
卒以齟齬^音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
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音
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
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
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

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下革切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輩也。

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茅順甫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劉海峯曰。稱述先人之忠諫而反復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齟齬及天子優容之盛德。渾然磅礴。

樂府

詩經之譜
入晉律者

太祖

名匡

太宗

名

光祿寺丞

光祿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

祭祀朝會宴饗等事少卿爲之貳丞

參領 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縣 監酒稅官名 兩浙今浙江及江蘇 轉運使掌一路財賦 眞宗名恆 知制

誥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 西兵起西夏 經畧判官經略下之屬官 泉州治今福建晉江縣 蘇州治今江蘇吳縣 揚州

治今江蘇江都縣 筦榷以木渡水爲榷前漢書漢武本紀初榷酒酤師古曰禁民酤 祥符眞宗

年號時爭言天書降下事 用事泰山祠汾陰眞宗封泰山祭后土於汾陰汾陰在今山西榮河縣 京西今河南開封道汝陽及湖北北

三司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 廬陵今江西廬陵縣 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宋史職官志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書庫寓於崇文院廡下祕閣崇文院各置貼職官又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閣錢純老名 ○ ○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

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

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

序歸所由作

小小時序說得關係
絕重

相先方家濁云儲行
篇爵位相先也引用
太虛其病根始自東
漢六朝人

而與同舍祝之按原
集作觀之

綢繆之意。歷世浸切音林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順甫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劉海峯曰。子固贈送之序。當以此爲第一。數陳暢足而藹然溫厚。

尚書司封員外郎

宋制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皆兼同書省司封員外郎屬於吏部掌官封敘贈承襲事

秘閣校理

秘閣在崇文院中

拱二年建三館即史館昭文館集賢院

以其彙

易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用一賢而衆賢並進也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魏鄭公名徵字玄成曲城人以其著名官至太子太師諡文貞

錢簡齋以魏徵好名
逢迎太宗之好名似
亦有見

徵卽未付史官史官
亦當錄之徵之汲汲
自有可議

伊周行其所當行書
之存不存無所容心
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旣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